

集部

震川集卷十九

明 歸有光 撰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泉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郎父諱景清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長陵在内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富貴多綺紈之習君

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寒素為諸生凡弟有爭産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饗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廩忽遘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遂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撫教其甥盛化化後成立為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即移疾不出扃所居曰抑抑齋學者稱為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為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菜米人以故多懷之太

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傾圮有光祖母孙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世父及先人與君為親中表兄弟有光少為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宫相随雁行逡逡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是年卒悲夫世愈囂競而前輩逺矣君卒嘉靖壬戌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八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

人祔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曾孫男三族子褕狀君行事而來請銘銘曰

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尚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帝錫之墳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崑山州始為崑山人君諱可能字體中大父封永康知縣諱詁父雲南

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備江西擒華
林大帽諸山賊有功寧王心憚之深相結納嘗呼公幼
子入抱置膝上許以郡主妻之公遜辭以免其後邀君
為宴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壻
甚君佯為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
識公既歿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輙即棄
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户里舍時節慶吊往還未嘗失
禮搆屋婁江上堂宇奕然其纖嗇言治生者不及也比

更變故日侵削家凡五徙而意氣自若性好佳山水歲載妻子入越遊西湖初伯兄事生産每咨君必盡其計畫其季遊閒喜賓客君常參與懽宴於兄弟間皆得其心而鶺鴒急難死喪之義尤備平生不媕阿隨人是非尤能容人之過人有火其田廬者吏收寘法竟為乞免常語公居官時事抵掌激昂蓋其中有自負者惜不用於世無所見之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七娶金氏子男六人執玉先卒執璋執璧皆學生金

孺人出執瓚執瑁執琮諸姬出執瓚先卒女二人適縣學生朱應望陸尊道孫男四紹堯紹舜紹禹紹文孫女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蔡巷金孺人袝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為銘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汝為狀必請之銘可無憾銘曰

維昔王公仕宦有聲秉憲揚楚實尼其兵哲山流冦辭

婚逆王天子嘉之命殿于滇功庸方載不永其年公實有子而賞不延負其才用終死丘園書此玄石俟後之賢

朱隱君墓誌銘

君諱珽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冐陳氏而贅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為朱氏故里人皆稱為橋内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

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益倨君瞋目直視
語祖母曰是人何為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
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尚書應對慷慨尚書曰惜子
居田舍若為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耒入郭中問儒生
學弱冠選為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
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途所經輒籍記得進士録歴不
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為此輩人時子用賔未生也嘗以
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賙卹遂至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

詠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能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寛和絶不與人較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主司第其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償君所願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男二人長即用賓嚴氏出友恭尚幼女三人王項陸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一年同自南宫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痛用賓以

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漕浜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霑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何忍為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婞直兮不能覺也躬草萊兮委墳典也苦為義兮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搴也逃閑野兮老閑鍵也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為斯銘石可篆也韻書覺字音究說文柔皮韋也委抄本作好

馮會東墓誌銘

會東居崑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濵江有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朱橘垂顆公忻然曰聞馮雪竹久矣請為賦詩會東即口占語逼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别號也會東性瀟灑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顧挾會東以為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輙有詩以傳久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禹以江上别業贈會東會東父子力耕

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海城中㴲録事為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自文裕公所賞固已竒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不出張都御史邀為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勝國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蓋其遺風也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男六適遷遂逵述遜今惟遷遂存女嫁黄良輔亦前死遷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遷曰吾死

必乞歸君銘吾墓以余素與善又余妻王孺人與會東母兄弟也遝使人之京師因陸都事來請銘蓋以某年月日葬某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銘曰

詩人之作匪以詞豪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全德葆真蓬累而行卷穀而處必得其類於是焉止江水沄沄有餘清芬後或識之會東之墳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

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為道也孔子既沒天下為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鶩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道離而為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為己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為倡既有名位以為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

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没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澌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為己任是時海内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於家至於没身而已者此所以為先生之徒者也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為太倉人父諱

廣南京刑部左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部公為御史上書武宗忤倖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為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大要以主静為功葆合沖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

潛龍為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
尤尊陽明雖荆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後復嚮王氏學惟
孺亨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為先生家壻獲聞緒言顧
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
没余獨與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
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為多嘉靖四十一年與
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夷陵孺亨病還余愴然
有顧影無儔之嘆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

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為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為嗣

銘曰

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憫

曹子見墓誌銘

嘉靖四十一年春予北上過徐沛遇子見先後行二千里至乾寧阻冰遂與子見秉肩輿陸行歷武清之境時

同行者晉江許天琦王同讃張國謙華亭張從律皆被
薦獨予與子見落第又三年余亦登第而子見已前死
天下士歲試南宮者無慮數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而
一時同行者六人五人皆得而子見獨不幸予甚悲之
信乎數之不可知也子見之才其于國家要為有用而
竟不能究豈不可惜哉子見諱世龍松江上海人元時
有宣慰夢炎者其後世次始可紀而憲使時中御史閔
相繼顯于國朝父諱鼎以貲授昭勇將軍某衛指揮使

徙居縣之琴村有子三人子見最少九月而孤為兒時甞以事謁縣令鄭君洛書甚婘之事其所生母至孝病不解衣而寢始子見孤時頼伯兄鞠之遂以父事伯兄後兄有孫因撫抱之如子云吾以報兄德也然兄弟三人同居三十餘年皆無間言人以為難子見家澱山旁田頗饒沃故為里中大家其後稍稍衰落子見既得舉遂舉餘業而振之肯累千萬子見治生以啬至于義所得為如救災恤患即無所愛鄭令閩人家為倭夷所殘

其子流寓松江子見首割膏腴以為鄭君祭田且為縣人唱其所為皆此類先是松江新建青浦縣子見以青浦縣學生舉于鄉其後縣廢復為上海人子見卒于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某日年四十有九妻王氏女子一人適謝允誠再娶王氏生男子子一人志尹而志皐者其所抱兄孫也卒之又明年正月四日葬于其居之西南新阡銘曰

曹氏軒轅快有邾邦荆楚憑陵而以後亡爰自西都錫

壤平陽沛譙之起禪漢而皇趙宋之世代有侯王迄于本朝簪組輝煌厥今有家湖泖之旁才惟子見為國之良以豐其業不究其長下藏永固俟後之昌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淳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大父諱海大父諱文俱皇贈刑部右侍郎父諱廣仕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議公娶張淑人家甚貧常至乏絶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為

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不下咽含哺
得入以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
見者莫不憐之公得子最早葢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
貧苦之日為多方公為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
繼母夏淑人留崑山日闗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内
顧慈闈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
素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遊君時時往從之聽其
議論自幼傳公易學而于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

遊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時已不逮其姑而事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勤兒子婦也春秋已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婦道甚恭甘旨不先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丱拊教之皆成人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邦柱邦臬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鳳翼鄭志清孫男三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月不利權厝以俟至是與徐孺

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崑山尉遲村北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侍郎所上疏當正德中皇嗣未生天子不御椒寢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徒貴振天下而山東羣盜流刼中原蔓延江漢間當是時天下諰諰然有不測之憂而升遐之日内外清謐卒以啓中興之治者繄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于朝廷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迹所以貽

其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云銘曰

直哉周公匡我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孰共其荼究究公子依然素風厚禄止此敝化奢麗厥世云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間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其敦孝悌厚風俗以施於鄉者崑山之父老類能言之公

之歿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者蓋邑之為公卿顯人多矣今乃莫能知其子孫而公門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傳圖書數千卷猶閟藏之部帙完然封鐍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吏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淇衡州先以公廕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遷卒於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良材字世德為文莊公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

部右侍郎諱倬之女君內外家皆貴顯而雅尚儒素少
長學校中與寒士遊處晷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為文章
獨不肯後於人提學御史張鰲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
為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
以為不屬草頃刻數千言其辭漫衍無窮而不出於律
尤賞異之自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蓋知
名於黌序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於廷分隷
南太學又不及選調以歿人以是痛惜之君為人至孝

以衡州君卒於官不得親含殮歲時祭享倍切哀痛而事王夫人謹甚王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誤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親羣從昆弟恩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自放山水間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馳騁於當世以趾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怨尤之色故所與邑弟子偕為文者無幾何時皆至大官君猶與其徒為文自若閭閻筆自語云吾生辛酉與吾同月日生者今為某官

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壽今年歲侵尋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徒相視而笑蓋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為戲亦終無所介於心其天性夷曠類如此卒於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尚書康僖公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孺人為女紅常共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於台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貲雄

於鄉里事王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而躬自儉薄嘗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已出而於妾媵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二人長即恭煥鄉進士次恭焃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有昱孫男二人僉封僉圭女三人文莊公賜葬在溢瀆之原去縣二里所世世列塋而君當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次至是穿故穴與兩

孺人合馬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日也先期恭煥恭
炌以友人俞允文所為狀及君自著周孺人狀來請銘
余故知君者其可辭銘曰
士不待於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於天下為
名士士必待於時耶佩玉鳴琚炫煌於一世者何身歿
而名湮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蹶而常伸吁嗟乎君
不媿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於後之人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為兄弟時時過内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丙辛以予之言為然葢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

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没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飾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儃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宫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

學古為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葢方進于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為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塋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即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陸允清墓誌銘

余初未識允清前年允清客授吾里始見之而余性少出不能數至其館獨允清之門人丁允亨時時邀予過其家迎允清與共飲一日允清忽來見别去遂還太倉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舟過其城下欲訪之不果不數日還則允清逝矣悲夫余不獲與允清友也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舉然行之已二百年人

益巧而法益弊相與剽剥竊攘以壞爛熟軟之詞為工而六經聖人之言直土梗矣允清之於經蓋學之而求其觧於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洛考亭之説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於其心者矣至於當世之務皆通觧而言之悉有條理由此言之使允清獲用其有所施豈遂同於今之人哉以允清之不遇孰謂科舉之能得士也江南人多延允清為師允清獨以師道自居雖其門人有貴者不肯少降其禮流俗之人以為異而允清

行之自若人尤以此重之少貧奉二親與其世母女兄恩義甚篤日闕無儲未嘗不怡然也性剛介而亦無驕亢之行故所至人皆愛敬死之日無不垂涕初允清一日與余燕會慨然曰昔許靖有高名蜀先主不欲用之法正以為靖浮稱播海內君若不禮此人天下將以為君不好士先主卒用靖為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興賁名士而競隆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當伏藏閉涸之日而覬有顯揚拔擢之榮必無幸

矣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言為然允清名裒居海虞之横涇後徙雙鳳又徙沙頭皆故海虞境今為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世居尹山尹山在吴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娶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立其幼未許聘所著文集若干卷經書觧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各一卷卒之後百有十一日葬於某山實嘉靖三十九年某月日允亨治師喪卹其家復為之請銘銘曰

千尋千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順化而往寧為沴
其志之存奚用世弟子徵詞勒玄碣

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會
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日不為
有司所録往往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為太平
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敦遣至京修舍法以幾化成之效
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閒歲不歸不

及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謨啟攢與君合塟於縣郭外小虞浦之原請銘於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凶孤露無依寄於吾外家與先妣誓志自立從里師學無所成為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為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事比然其教子不為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少假貸嘗曰吾為生良苦汝宜自勉吾見某某皆以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

先妣尋卒先人井臼之事身自為之前此不問也葢不欲使兒輩與聞懼用志之分詩所與遊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如已友益游吾父子間者懽然無間也念吾祖之蚤歿每祭輒潸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宴逸比詩獲舉於鄉始用自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部幾獲斗升之禄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先君先妣勤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於學視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

日養尤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孝狀云云詩語良然君諱寰字民服年四十有九𢇁人娶金氏年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窮乎余聞君為從事時巡撫都御史嘗捕人誤以同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于縣君為言縣令即日上狀白其冤取其人還其所全活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興者是為銘

李君墓誌銘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佩祖某父某母某氏世耕崑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為杜氏壻學書不就為縣掾亡何又謝去見其子修然玉立聰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為吾業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耕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以優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輸役君力為營搆人見憲卿衣必潔食必腆經書史必備具以為其饒裕得自寬不知其實不紓雖憲卿

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御中鄉貢高等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騖於其所欲得而日強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為者漫焉而無省敝敝於一生之勤心疲葉隳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鶩疾以趨利萬不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遽止挾其所能而專以無怠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蘄於五十假令憲御不第其寧以無死令及有以見之茲乃

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於成化丙午其塟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即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朱瀝之丘君所止委祉於後即其身孰生與死

居君墓誌銘

吳學生居鼎重以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喪其先府君明年四月初二日嫡母柴孺人亦卒皆權厝于崑山朱地村至是其生母陳氏卒丙二女又相繼以夭鼎重妻顧氏復以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前死鼎

重乃卜地于三十保鱗字圩之原塟其父母妻以二殤祔禮也葢朞月之間遭三喪與改葬者凡六輤車相屬道旁觀者莫不嘆息淚下曰若居氏之死者如是而世猶多人何也抑世人之擾擾而君獨可以死耶君諱懋字士勉其先吳邑人祖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君最少故里人皆以行次呼之為舉子不就居田野飲酒放浪以自娛為人性剛于世少可嘗以事忤太守王儀儀使兩人舉以撲幾死而辭氣終不撓初無子已而鼎重稍長

遣從師問學君亦折節求賢士與之遊禮意曲至嘗望得其一言以教之鼎重為文見許可即喜甚於華衮之榮携其子赴試所至陽羨海虞竒勝之處往往與故人相遇邀呼飲酒及御史考校日晨起夜寢候伺如諸生鼎重試失意歎吒累日葢鼎重能自立矣而君竟以死得年五十有七柴孺人祖贈應天府尹諱晟父諱奎從父竒大皆舉進士竒官黄門累遷至京兆居九卿閒家世赫奕孺人獨守貧素撫鼎重如已子視其妾如弟鼎

重婦髮始覆額入門愛之如女也而妾婦亦事之謹門內雍和人以為難云卒時年六十有一陳氏年五十有六其葬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銘曰

吁嗟居君知為儒之難也綺紈之習傲以安也玩琦之辨譏以謹也夫婦慕賢志獨專也不食其報付諸天也

詹仰之墓誌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

章非能學而知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迫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甚乎知豈其出於性然耶為賈與為學者異趨也今為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為賈者獨為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吴秀甫遊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為人恍然如生相與為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

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昆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乂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為休寧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葢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為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朱肖御墓誌銘

君世家安亭鎮其地於崑山嘉定兩屬故君為嘉定人亦為崑山人安亭有二沈氏昔時有沈元壽者慕宋柳耆卿之為人撰歌曲教僮奴為俳優以此稱于邑人即君之族君之考曰朱翁朱氏之外孫也君以故亦冒姓名曰朱傳而字肖御云始朱翁好俠見惡人必摧困之而右助其良者里中人莫敢忤朱翁朱翁老而無子年六十餘矣連舉君昆弟三人君其仲也翁初自傷已得子則喜甚三兒髮稍長日挾以出走馬射雕村落中益

自誇說其有子也然翁竟及其子之成人以卒君貌頎然黑而髯任氣役人欲學其父然不如其父時其父時安亭號為富庶正德以來户口日耗田荒不治故家壓有存者君以大户奔走兩縣無寧居故雖强力莫能振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陳氏男子子三人果善繼善述復沈氏女子子二人適某某沈果以是年月日葬某原果讀書好古其妻宋太師王文正公之二十二世孫予妻之妹也予是以往來安亭而嘗與

果遂於其葬也為之銘銘曰

維崑東境昔稱繁盛吏失其政人以疲命小大倀倀奔走四逆君於其間二目烱然怒氣填填欲奮而顛吁柰何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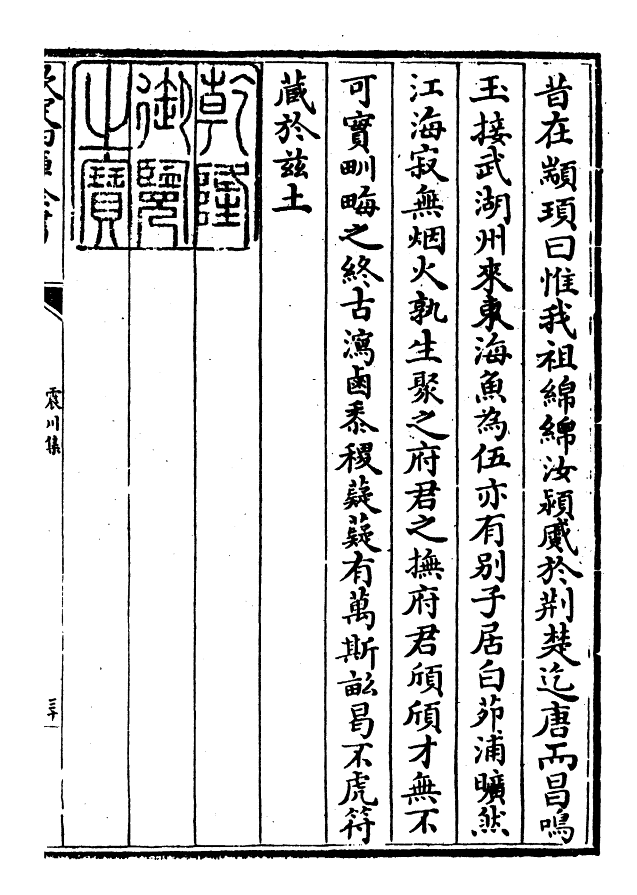
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

霆雷女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
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
於馬涇竇瀆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于楚其子孫
在吳世為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
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别子居常熟之白
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
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為農已乃延禮師儒教
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

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淺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為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為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

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為大官令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田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户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兹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欺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潁威於荆楚迄唐而昌嗚
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為伍亦有别子居白茆浦曠然
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傾傾才無不
可實甽畮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
藏於兹土

震川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何西泰

謄録監生臣潘必貴

震川集卷二十

明 歸有光 撰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為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鑛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䎃士䎃始遷嚴陵士䎃生

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侱汝侱生崇傒自定王以後至崇傒始失其官為士庶崇傒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瓛瓛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眞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

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塋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予先妻魏氏内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

其九族存者孑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為士庶亦修于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金君守齋墓誌銘

余少聞嘉定之漳浦有君子曰沐齋先生未及見而先生早世後識其子于魏恭簡公之門及居安亭安亭去漳浦十里與賢者之居相近其芬馨若將可挹而先生之從子太學生喬從余遊得時時語其家事喬父守齋

君于是塋有日來請銘按狀金氏自縣之南翔徙漳浦五世而至處士諱鑑鑑生澔澔生三子長諱洲是爲沐齋先生其仲諱瀚卽君也金氏耕漳浦十七世世益大而沐齋先生遂邁志爲儒者與海內諸名士廣東湛甘泉淅右蔡我齋山東王純甫江西夏敦夫及恭簡公游君爲力田治生以資其宦學先生舉進士調永康令尋改國子助敎復爲高邑令所至清廉無絲毫取于民衣服罷用君悉從其家送至官所自永康入覲唯須知册

役官夫四人事畢所存册笥架亦還其縣其在京師終日杜門一書不予人平生食無兼味或曰先生非有待于其弟者也人以是兩賢之君與兄少同學其師欲笞君兄即悲泣師每為之止其為兄所愛如此父可田翁性嚴有所不樂君即長跪終日雖風雪僵凍不敢移膝翁晚年有所愛庶子君即自搆别業于祖居之北千金之產甘于遜讓或疑其不能無憾而君懽如也初子喬未生即以沐齋先生之季子為嗣名之曰嵒撫愛如已

子而嵒亦不知其非君出也居常對人語其感兄之德稱兄之賢至不容口世道淪斁為善者兢兢懼不能免況先生之卓行君不惟不艱阻之又成遂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六日終夫人顏氏二子即嵒喬孫六人應鵬應龍應鷺應元應麟七郎孫女一其後七年葬于漳浦西之新阡為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云銘曰

均為同氣孰嚙氷雪以居耶孰混汙萊以塈耶孰于于

以閑安耶孰斷斷以疲瘁耶孰波馳以啜其精耶孰坎止以食其糲耶孰將百年之計耶孰將千古之慮耶吾不能知知是墳者先生之弟耶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四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度城之先塋而以某年月日葬予與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予友也來請銘予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序曰君姓王氏諱瑭字邦獻其先居

崑山之澱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峯者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壽峯生福福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瓛瓛生鄉進士鑑鑑生漳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生平以經世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於京邸君弱冠補博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之間東南之民困於糧役蹷耗盡矣自儒者皆躬自執役君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

以廢學凡六試於南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之疾晚而加劇年且六十矣從諸生謁御史蹣躚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史使兩生挾以行然其氣不爲衰止久之而後謝去則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泫然流涕嗚呼上之所欲求於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事於上者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沮澤之間父子祖孫以此相命至於白首不遂闇闇以沒世可悲也已君爲人仁恕多所施予人或負之而不以爲懟其形病

而貌甚和予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為人者也君母沈氏城武知縣存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杲生二子繼忠繼孝君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為嗣繼忠娶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初進士君用詩舉君治易而二子今以春秋為博士弟子銘曰

牧之良奧生牂田之頻突生鶉維忠與孝後有馮三世儒生今其興

李惟善墓誌銘

李瀚以嘉靖二十九年月日葬其父李君先期為狀來請銘曰君姓李氏諱元字惟善高祖諱保曾祖諱虎祖諱宗父諱英縣學生母袁氏君以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九配張氏子男三澈瀚瀛澈瀛皆前死瀚縣學生孫男二一鵬一鸞女一適宣應楫縣學生曾孫男一紹先李氏世居嘉定守信鄉君以贅故居新涇涇四十年前為荒野今起為市商賈湊焉瀚卜葬去其居若干步望張墓狀如是余昔嘗志張翁言翁

淳樸無世俗機得壻李君任家晉日飲醇酒無所問李
君之才能豐其業而取張氏族子潮為已子已生三子
皆姓張氏而灝復為潮子聚是二姓懽無間嬿及翁年
老乃以潮後張氏而歸其三子之姓其始潮在諸子列
也今謂為舅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李君之謂矣春秋樂
道人之善是宜書之不一而足銘曰
吳淞東流練水出岸眩大海沃赤日土岡陁靡聚千室
樹成吉貝雜黍稷有美丈夫從孟姑新涇之原生攸宅

考終卜藏惟墨食左為翁阡森欝欝兩邱相望無媿色

載詞于石永不泐

張克明墓誌銘

嘉定張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七十有九初娶孔

氏卒於弘治某年月日年若干再娶秦氏卒先君一年

年七十有八葬于其居之新涇嘉靖二十年月日孔孺

人先葬在倪家浜遷以祔君諱杲字克明為人剛直無

他腸遇所不可憤發怒已則懽然鄉人爭來決曲直至

有所詈擊而能不怨日飲酒微醺輒睡去了不以世事為意也兩孺人皆有婦道君少孤貧常賴孔氏力生以自給而秦氏恂恂無所忤與君齊年而俱享眉壽人以為難然竟無子而孔孺人生一女贅李元為壻元始壯能應家君一以委之遂至于豐殖而君之弟某有子曰潮李元抱以為己子元又自生子曰澈曰瀚曰灝皆姓張氏君既卒瀚流涕喟然曰春秋書莒人滅鄫為此也吾為儒者不可以不正于是言於元卒以潮為後而自

別為李氏瀚始呼潮兄也今謂為舅吾聞張氏之厚也字其婿如子敎其外孫如孫而李元之愛潮猶子也至瀚裁之以禮可謂變而得其中矣銘曰

有女以養有壻以幹蠱有後以紹厥宗有女之子以匡其禮吁嗟乎張君其有子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圢字厚卿世居嘉定之黄浦東海上父諱康字汝界寳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母黄

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梁其妻李氏陳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為己子然馬翁自有子而君娶張氏生一子殤嘆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為子會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日候司之乃生女曰吾德翁即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即負以歸夫婦愛之甚冬月嘗以身藉之不令著席卧比就外傳僮奴悉遣隨而身自桔槔張孺人為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之日督書課而君性寬常

曰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瑣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每出一二里所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産悉讓其兄盡復賙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孤孫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閧縣呼召亟去遺旅舍中君後至獨留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為人乞貸已而負之君為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産讓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黄浦轉徙南翔已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

嘉定東門外瀰望波濤無際君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
徑術忽浮忽沉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
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者
不言也取歷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奠告於先至日整
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三
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
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父之亡某人
嘗侮汝然此人汝父故所善也勿記其過又曰汝無忘

馬氏所生我死當益厚事之葢君夫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夔來乞銘予亦無由知焉以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人者獨其汩沒於閭里而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為後必同宗然吾以為聖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不得已而有人為輔相之功所以為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畧著其文而古書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何其厚也思夔生以此事之死以此葬之而祭之可矣余為銘成思夔之為子也君始厝於新涇今卜

兆於縣東南依仁鄉之蘆涇而以孺人祔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銘曰

厥德孔厚而縻爭字天若靳之人以力致白鵠胼子一氣相視既慈既孝有誠無貳亦既有子以視其隧天實報之庶固不墜

陸子誠墓誌銘

君姓陸氏諱意字子誠居太倉州之東鄉贈文林郎塾之子嚴郡推官愚之弟娶龔氏龔氏居崑山之廟涇孺

人山東布政使理之曾孫武岡知州震之子武岡有三女長適兵部右侍郎王公倬之子都事愔次適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之孫夢泗其季不出適武岡以聘君而授館焉陸氏世望族故與諸家多有連而武岡初倅閩之漳郡携子壻以行及改調還而君感南中瘴癘至家而卒時正德九年九月九日也年二十有三而孺人復從武岡之治所居長沙零陵之間數年武岡没而後孺人以其子歸陸氏葢去君之世四十一年而後卒時嘉

靖三十三年月日也年六十有九于是其子明謨傷先人之早世而母寡居鞠養敎誨之勤將合葬于太倉州花浦長涇之東源而思圖其不朽明謨少不能識君之遺事詹事府主簿王君世德君甥也為之狀而王君時亦少弟言聞君之昆季皆稱之為陸氏之才子弟云爾至述其從母為人慷慨好施予平生屹屹無女子態可以為賢矣予之從祖母與武岡君同祖而諸姑多嫁東鄉故能知兩家族姓之所自明謨既壯嘗慨古人風節

尤喜吟詩而詹事家方貴盛以清衘守南京故府一日掛冠洪武門而歸其中必有過人者予以其言可徵信焉故為之銘銘曰

適為夫婦不永其終四十一年言歸其封一世之違千歳之同

王君時舉墓誌銘

君姓王氏初名翞後更諱羽字時舉世居海上而以醫名家少讀書論必求其解不解不肯已有能者輒就問

之以故治人疾多愈然不自以為功或譽之輙言吾所以為術乃神農黄帝之傳神聖之道顧非盡讀天下書通于天地之化以參合于人不可以為今所為者乃徒剽取億出以幸中者也及人有酬謝與否未嘗望之性誠篤方嚴終身不近非禮之色居里中恒見憚徃徃諸少年相羣聚戲褻君至皆走匿曰朱文公來矣一日出門見童子泣于道問之曰朝入市失所持物恐歸而見笞問直幾何與之代償已而童子挾所償來還曰朝所

失已得之矣君亦遂不受童子泣謝而去嘗自恨不讀書見儒生文士必悚然却立意其中莫測也其愛慕如此初君之世父弟翹始數歲世父將死呼君屬曰儒學難爲不如授以汝術易了令可爲生而已君後不用其言敎之儒期年翹以選爲郡博士弟子員雖不遇然以文藝稱于士林君卒于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二娶嚴氏生子男女皆五人男用賔用卿用才用亨用文女嫁某某孫男女幾人而君之昆弟亦五人翔

珊翎皆弟也翔無子以用享為後于是翹來請銘曰兄字吾如子衣食敎訓之四十年翹無以報兄歿時會倭犯嘉定又大疫兄日未出即出診視人疫侵染以死圍城中而翹方走西南湖上至死不相聞以是為終身痛葢來請銘三年矣銘曰

世載虛華本實為尻海瀕椎朴士風亦澆尚有古人抱術以槁吁嗟孝友有墳其高

蔣原獻墓誌銘

君諱杲字原獻宋尚書禮部侍郎堂之後其先宜興人禮部知蘇州徙家焉因世居長洲之鄧巷里曾祖達卿祖諱集父諱淮而君之配馬孺人亦長洲之望族家在甫里君不幸早世既葬矣其後十有八年而馬孺人卒又十有三年祔于其夫之兆禮也其子煉來請銘曰煉也少先人之葬事不備無以列諸幽今獲葬吾母嘗所聞于吾母及先人之游者得其一二先人養其二親晨夕之饋不以溷諸兄弟官有浚河之役族貧者為之代

出力諸所行事洽于閭門而及于鄉人坦懐待物尤為人所敬愛而吾母寡居十有八年代吾先人上事父母下撫諸幼吾先人為不亡也皆不可以無誌煉又以其家所得當代名公表志數十若陳劉二祭酒徐武功伯李文正公吳文定公論次君之先世往往孝友及文學發科或為循吏而其居鄉者大率長厚能以愛利及人邺人之急如恐不及賑貸或至千石其疾病也鄉人禱于神以千計歿而哭其喪相屬于道葢數世如出一轍

而文定公論之以為是豈有爵位在上其勢足以安養乎民而得此耶彼為一郡一邑有愧是多矣蓋蔣氏之行誼著于鄉里者如此考其世自洪熈至于弘治六七十年間適國家休明之運天下承平累世熈洽鄉邑之老安其里居富厚生殖以醇德惠利庇蔭一方者往往而是蔣氏乃其著者至于君之世有可慨者矣然觀煉之所稱述其行事猶有先世之遺風焉君卒于嘉靖元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孺人卒于嘉靖十八年

某月日年六十九葬以嘉靖三十二年某月日墓在王
巷先塋之次子男三炎煉燮女三孫男五炎已先卒故
葬與請銘者煉也銘曰
青邱之旁吳淞之汭爰有君子克昌其裔不嗇其施民
之攸塈鄉人父兄笑語洩洩朋酒斯饗樂我豐歲於惟
帝力伊誰之致年往化徂日月其逝我銘斯藏思爾之
世
潘用中墓誌銘

君姓潘氏諱乾字用中嘉定人祖諱煦縣治城遷東練祁之滸所謂羅店者有生産畜聚考諱廉以無訾省傾其貲及君之世靡遺焉君年尚少遭父喪羸然卧苫凷中責逋滿門左支右吾恬不爲驚事以辦飭由是三十餘年清刻自將掇拾奇羨今年作寢明年作堂又明年治田廬期于恢大其業不促速爲之羅店嘉定巨鎮商賈之湊人多機利君存心忠恕恒以弁漁暴積爲戒人亦不見其乏卒又饒給云君爲人温良隱默外内皆稱

為誠長者初為縣學弟子員及其子士英亦為弟子員父子相隨之學宫久之君竟謝去士英嘗病君抱持哺飲食夜渴以津嗽之愛之如此也君患風痺猶營家事士英請少息君曰恐汝廢學吾生一日為汝治家一日也如是五六年以至于卒士英在學每御史至試之嘗為首選而未第然士英不戚戚而以不及古人為恥從師問學嘗出百里之外因是可以知君之志意矣君卒于嘉靖十九年六月十有二日春秋五十有六明年十二

月初九日葬于脚礅涇之原配沈氏男士英士賢女三人嫁某某孫男二人予辱與士英游為之銘銘曰

與乎不自縣其居畜也泊乎若無求其干禄也敷澤其由賁厥木也安于此邱惟君之𣪍也

震川集卷二十

震川集卷二十一

明　歸有光　撰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髙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某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壁立獨

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即賓至酒醴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髪以自誓時庚午之歲大侵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内外相依倚為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畒之宫在闤闠中人罕見其面尼媪往來富貴家

與婦人交雜膜唄尤數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目蝸睆朦朦然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葢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嫠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曾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膠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授嘗為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君始家世讀書清貧節行可墓尚也孺人子一人唐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

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辭曰

兩儀奠位自初有民陰陽會合男女貞行聖人因之秩為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恆王道陵遲闗雎刺興鄭衛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禖天宇晦暝孰知千載是心猶明懿矣淑婉居然性靈爭芬昧谷競節髙冥有赫管彤於昭汗青予政作傳元凱翼經無微不顯靡幽不呈鑴辭於石以詔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處士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為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為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即往收

䕶苦寒迨春而面嘗皸瘃凡賔祭補紉饎爨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仂纖麗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為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輙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貲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為州縣官不日有禄養而教育其子為進士業亦既有成矣一旦搆危疾自知其不起為其子女從容叙述生平言始為婦以至于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没焉因唏嘘不自已家人

度為櫬須若干直孺人聞之即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夫豈為區區之名即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葢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為其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至於旨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亹亹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為人婦者之心也其亦

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學生良策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在武邱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世巨族居差方里大臚貤封亦以貴起來嬪陳宗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恁自喜悲彼褕衣不能為婢一世之志迫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進

士官鄱陽孺人尚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治葬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横塘祖塋之次實三十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予遊毎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世恒以是為幸不幸相與為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為二千石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黄門並貴顯矣孺人托於兩家得子善

以爲之壻孰不爲喜然孺人未及笄屬給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爲諸生悒悒不得意孺人與共勞苦有雞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先以死葢富貴壽殀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記其後每稱以𠑽其子爲人凝重在父母側

不問不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
文字學業相過從即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林
茗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
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行
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即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其賢如
此蓋子善官學之助為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給事中
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今為鄱陽
縣知縣孺人生於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男

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炳衡王伯稠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堯文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孟嘗君為之增欷嗚咽流涕不能自止予銘孺人葢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殀其行獨而不禄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為仇夫孰能知其由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予少善潘士英子實子實自嘉定來崑山居馬鞍山岩

石之間予亦時過子實因獲拜潘府君氣貌方壯盛也
喜飲酒不屑事生産而沈孺人者清浦大族清浦在縣
東南海上黄浦之東葢俗謂之江東沈氏云孺人去膏
澤攻勤苦以佐其家又以其餘力為高樓夏屋以居而
子實得自恣游學嘉靖某年月日潘府君卒其明年十
二月葬于脚礁涇之原予嘗誌其墓府君亡而孺人持
門戶如其存時子實益復聚縣中俊彦日與講肄某縣
人往往取科名貴顯于朝或不幸困踣于時亦以道義

為鄉人所重皆子實之與也人以是愈稱孺人之賢而幼子士賢亦力學為諸生會倭奴犯境子實家近海最先被兵遂奉孺人避居予安亭舍中予家人皆得挹其慈範明年寇益深子實去之澱山湖中孺人命舟益遠去之檇李入其郛中澱山湖王氏予姻家也是時從孺人行者皆獲免不從孺人留者皆被害其倉卒明智如此兵後家悉燬子實稍卜新居始以不能具菽水養為憂于是計偕留京師選授處之龍泉博士龍泉山縣學

宫皆傾圯因留妻子侍養先之官除館舍欲迎孺人而孺人竟病卒葢子實非苟仕者千里就微禄以為親也而竟不能致居官一日之養豈不傷哉雖然使子實早取科名亦不肯趨時以為大官雖為大官亦必不藉此以為親榮則今子實之所以事孺人者葢無憾也予銘府君至是二十年乃銘孺人而予與子實亦已老矣其又不能無感矣夫其辭曰

沈氏江東世名族黄門柱後兩賢擢孺人父肆王父輔

世稱孝子善慶渥府君諱乾用中字士英士賢二子續女適金詡徐應元張來之配先母覆孫男女七曾孫二人　胤嗣蟄蟄繁祉福已未臘月日初五七十有六齡非促徵文志墓襲前詞明歲除日祔夫壟

周子嘉室孺人墓誌銘

震澤東山為淞江逺吳之境而南故吳地多以江名子嘉世居江南唐氏居江北皆崑山之鄙也相去二十里故孺人歸于子嘉時參知公已登進士子嘉以兄故諸

生時為廪吏禄養不贍賴國家恩澤得以安其閭里無呼召之擾視先世雖以貲高里中而數苦徭賦今可以無事遂與孺人耕田常數百畝孺人日饁百餘人歲時伏臘賔親之費不使子嘉有言而悉自辦治而事二大人極孝養參知公宦游數千里外有令兄弟又有賢婦得以無顧念孺人產子舅中憲公已病亟聞之亦喜初晏恭人卒孺人哭之哀又哭中憲公而病尋卒子嘉痛之十七年而不葬曰不敢薄吾妻也又曰始吾為生之

難今稍裕而吾妻不及矣於是以某年月日葬于千墩浦奈字圩之新阡子嘉名大賓男子子一人之榮女子子三人適某某某又男子子四人女一人繼趙出孫男子一人余與徐韜仲皆子嘉之姑之子故請韜仲為狀而余為銘子嘉謂皆外兄弟可信其賢不誣也銘曰

孰為之昉不既其養自我為土或居其上其命也夫今見子之長黍稷禋祀其永享之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方範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于予其狀

云張氏世居崑山之氷墟村曽大父諱奎大父諱佩父

諱錦母潘氏父少習舉子業長為郡從事不久棄去所

生女子五人皆聰明穎慧而吾母尤凝重貞淑頗習小

學列女傳能了大義嘉靖初吾父以御史議大禮不合

歸久之先妣封孺人范氏卒遂以禮聘焉先是范孺人

方正賢淑動協矩矱人以為女丈夫吾母志操娟潔動

止有則族黨内外咸謂有范孺人之風朞年生不肖先

君乃悉以前所樹產歸伯兄而携吾母子構別室以居吾母念先君所留鮮薄懼弗給也治生纖悉僅僅取足而恒宿儲甘旨為吾父徵姻合朋之需吾父得夷猶于江山綠野之間情閒意適者實吾母之助為多不肖方向學吾父謂吾母曰兒年少勿以他好奪志即遠大可期也庚戌之秋吾父奄忽見背吾母敬承父志咨于伯兄博訪名宿延之家塾饈幣饋遺必加豐腆早夜冀有成立以慰先人于九原未踰年則訟役交侵吾母于是

撫不肖泣曰汝父不欲以厚貽汝正為今日而人情若此奈何所賴以自立者惟能讀父書耳即汝負先人之志吾亦何以生為也遂相與大慟不肖因悚惕痛厲值倭警家產蕩焚吾母復鬻簪珥為延師費不足則又稍捐成業以資之葢自先君謝世今十五六年中經頓撼百出之苦惴惴焉不敢一日之寧惟是尊師敎子則愈久而愈切時從伯兄課試有不愜輒令長跪提以大杖吾母既忿不肖駑鈍又重憐之即投杖號泣竟日每夜

篝燈課讀而躬自辟纑雖隆冬沍寒户外雨雪交作猶
凄然相對不少假借歲甲子遘腹疾三年不能起丙寅
疾益甚是冬值五衮之誕子姓姻戚衣冠萃止舉觴稱
慶吾母為力疾强起整衣登堂矣而委頓不能勝乃自
嘆曰吾必死矣然自汝父見背遺汝中更多難吾撫之
以至于今吾即死不愧汝父于地下矣越明年正月某日
終得壽五十有一子男一即不肖範孫女一幼未字嗚
呼他人之母母耳使範無母其能一日自存也哉範今

僅得成立能備一日之養而吾母已不能待矣此所以抱終天之恨也狀如是余交方氏三世矣侍御諱鳳與其兄奉常公諱鵬同舉進士有名時稱二方侍御性豪爽然于范孺人頗嚴憚之後與張孺人別居甚相愛舍其平生所為業更自建立故循道稱其母之辛勤者如此其伯兄則長史築范孺人出也又所為延塾師如吾友桐城趙中丞子舉秦進士光甫及海虞二陸皆相繼登科第而循道復中鄉舉將踵二父以起人稱孺人主

中饋極奉師之禮故循循道痛念其母異于他母良然循道事孺人尤孝葬在縣治馬鞍山之陽故祖墓而為别域實隆慶某年月日噫其可銘銘曰

懿矣慈母又有孝子卜從其先惟墨食遺後人祉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世為長洲人始尚醫張公與子徵父如隠公皆出贅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予子徵子徵名焕與其弟燦子潛

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為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徵為人博雅善著書好遊名山水意興所到獨自往來不孰何家事家事一任孺人孺人亦以為治生纖嗇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匀而其孺人又病死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仲子得罪朝廷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温言慰解之胡夫人乃喜孺人初為家甚纖及本枝中

鄉舉仲季二子並遊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為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為諸子言之本枝迎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躓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瘉二子迎歸為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某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即本枝次培枝翹枝皆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冢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

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爲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也
吳興人惜之余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月某
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
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冢卿之興纍貴而圯黄門績文爲時宗
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令母頎頎德
音則有當其治生束之若急及有代人脱焉如釋來遊
武康象服褘褘觀子循政式遄其歸順化委蛇八十一
終勒詞玄石以詒無窮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曽祖璠祖錦父沂以貲雄海上孺人年十七歸沈君坦沈君自少不能治生遇有賦調輒轉徙避之孺人常椎髻单衣步從其夫至則與女奴共操作終不以父母家有所覬望沈君時大困意不能無懟孺人俛嘿而已母老且病兄鴻臚君梓在京師孺人日夕侍湯藥不去側母以是安之平生無疾病一日之後園右食指為棘所傷血濡縷遂至大疾嘉靖三十年十一月

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一殯殮不具鴻臚君經紀其事葬之吳塘之源實以其年十二月初八日予男二人大有大成女一人大有從予遊予素知孺人之愛其子每告歸必問所習大有對之辨析即喜見于色吾妻沈之自出呼孺人為嫂然年最少孺人嘗在他所未嘗相見先五月吾妻死孺人獨曰嗟乎賢者固不能久生於今世因流涕累日予屏居安亭江上十餘年矣自遭此痛罔首平生惘惘無可向人道者或譏以私喪踰禮而不知

實有身世無窮之悲聞孺人之言而為之屢慟焉及是
大有來請銘思其言尤悲因序而銘曰
嗟生之厚而數之蹇不忮不求君子之遝生有令辭是
以銘于兹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朱君良之妻封吉安府推官諱苓之子婦
父諱桂母王氏伯父諱松母朱氏實吉安之女弟孺人
少時伯父母無子養以為已女欲為朱氏重親遂聘朱

君爲贅壻久之致其槖于陸氏之族曰蕾者曰女不可以爲嗣壻不可以爲孫嘗必欲爲後蕾也宜遂歸于朱氏吉安爲諸生布衣糲食屢以自給及長子舉進士選調吉安得推封及爲監察御史福建副使吉安始卒已又爲廣西廉使爲河南布政使而太夫人猶在堂孺人終始孝養雖其兄弟亦賴之年二十得寒疾自以終不能有子爲置他姬生三女子已又生三男子撫抱若一生平無紛華之好無夷鬼之惑於治生尤纖以此致饒

給云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九男邦教娶歸氏予從女也邦禮娶徐氏邦治未聘女適縣學生周履冰楊承芳張復祖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權厝于祖塋而以某年月日葬履冰述孺人狀甚備予為採次其辭而為銘曰

三代詩書之所載女子之行非有怪特奇畸而在于仁孝勤儉而無忮忌之資雖今世固有之世人不察而不知其有知之視予銘詞

張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張氏故戸侯章君注之少室歸化令若虛宗實之母也章氏世海虞人若虛曾祖珪監察御史祖格大理寺卿御史四子皆登朝二季位至九列而大理最賢大理生注以貲為某衛千戸始崑山之東鄙曰安亭有楊氏亦名族大理故與楊翁善遂以戸侯贅于楊氏而楊女蚤亡楊翁曰女不幸吾不可以失章甥遂為章甥娶洪氏女如其女戸侯以此卒居楊氏然無子以兄子

桀為後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子即若虛也已而戸侯與洪孺人皆亡太孺人抱其子日夜啼泣遂喪其明倚兄子為後者而戸侯與兩娶皆葬安亭矣若虛既舉于鄉太孺人撫几遠而行喜不自勝及為歸化令不能之官其孫太學生衡已能自主其家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比若虛之喪自歸化還家人恐太孺人悲哀不以告竟太孺人死猶以為尚在歸化也又三年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太孺人

十五而歸戶侯久未有娠他姬往往有娠不育太孺人
又十五年年三十始生若虛他姬豐氏新寡其父母欲
嫁之豐姬怒斷其髮哭曰奈何以女與人食其茶死又
易之茶獨貴如此乎竟不能奪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
與共處兄子為後者後倅永州先以單縣最當封永州
請移封其本生若虛方貢在春官意望其兄而永州以
若虛能自得之也及若虛久不第頗以為慚已調歸化
曰吾父母不得單縣封當得歸化封矣然竟不得云於

是衡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葬於虞山拂水巖先塋之側若虛之葬在其北余與若虛同學又同舉若虛娶陸氏故王氏也與余妻為姑姪故皆在安亭同居王氏者數年後離居矣不得視其母子喪以為憾銘曰

命也為娣又嫠而嫠傳世紹業乃其功母之愛子望無窮石巉水落宰木叢猿哀虎嘯霜山空生兮不歸死來從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秦氏諱清父諱璿祖諱荼贈刑部員外郎其丈夫曰龔君河字順之順之父諱乾祖諱紘承事郎曽祖諱理山東左布政使門人私謚為清恵先生者也孺人初歸時舅祖方伯公已歿舅以編戸長鄉賦正徳庚午歳大侵縣官不為蠲貸盡責之長賦舅罄其産輸不足則盡室以逃孺人之旁舍追者至時方有娠天大暑閉密室中幾暍死順之常夜雨雪中行身被塗泥時就縶箠楚血漬衣孺人私取衣澣濯之不使其舅姑知順之

時時出外獨黽勉事其二親撫敎其兒孺人本儒家女其前世皆貴顯數更困阨能怡然安之晝夜紡織不怠性端肅雖老見男子常蔽茀伯兄元氏知縣雷修謹之士每敬歎之始龔氏自宋殿中侍御史猗渡江南來遇異人得枯杏枝教以樹之復生則止居焉殿中君至崑山畯儀村殖其樹果復生居六世而杏已大數十圍矣稍遷至十里所曰青墩又五世而方伯始顯故縣中稱龔氏之族最久及順之之世而青墩之故居始失之乃

遷徙無常處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乙巳孺人竟卒于學
宮之寓舍年七十二子二人邦衡邦伯女二人嫁王仁
髙岱孫男二人女二人曽孫男一人邦衡即孺人避旁
舍所妊者也少有雋材為縣學生以春秋教授鄉里縣
人尤以孺人之不逮于禄養為恨時殯于學宮欲速葬
故以六月丁酉葬小虞浦之新塋銘曰
殿中南徙歴四百春畯儀之族始大青墩懿兹令母來
嬪自秦有喬者木百歲為薪生無處所歿有髙墳勤銘

幽石以俟後人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季母姓陶氏崑山某里人年二十一歸于同縣季君生子男三人鎬龍伯鉞女一人適杭成樂孫男四人曽孫男女二人年七十一而卒母少孤鞠於其嫂事嫂如母及在季氏撫其伯之孤如子家常乏以女工佐其費至於充裕母勤毖不休龍伯讀書為博士弟子員諸公貴人愛其材爭折節與交龍伯亦數數造請或頗誚之然

龍伯以為士負意氣立崖岸不可於人非通世之資終直行其意不顧其遊諸公間禮數往來必與之稱門外常有長者車客從季氏飲者日十數人費皆取于母母終不厭龍伯以此益自喜龍伯工於應主司之文雖更試不第人不謂龍伯拙而謂其必自奮故龍伯不以自沮而母歳歳以望去年秋母病而龍伯婦支氏有娠術者曰子丑之月以喜衝病有瘳乎母聞之悦屈指顧支氏曰是已是已及支氏乳而得病甚母驚悸撫膺曰吾

婦賢孝婦死吾亦死頃之支氏卒母悲恸踰月亦卒噫可傷也已時嘉靖十八年三月己亥遂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葬於白馬涇之新阡龍伯請予銘銘曰

質之淑兮又修能也榮禄弗膺兮年不待也育子之憫兮命奚在也銘以藏之永不壞也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復溢爲諸湖以十數其東爲澱山湖最鉅澱山湖東北折爲溪復小滙爲度城潭葢湖水之觀大矣

水欲盡而復滙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以為澤國而饒於水如是昔有隱德君子曰王復齋先生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父子並磊落奇偉人予之曾大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子孫猶締婚媾之好予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泛月湖中或憩潭旁篁篠間觀魚鳥之飛泳主人為擷嘉樹之實采芳桂之英瀹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先生飲酒博奕之處因登忠孝之堂為之慨然而歎息潭東北葢王氏之世墓

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葬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有親始奉孫孺人祔焉先期來請銘而自為狀曰先君諱懋德是為南陽先生先母姓孫氏即吾家度城之近地磧碶人也外祖諱奎外曾祖諱源先祖諱某是為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卒不及見吾先君之婚娶也祖母凌孺人躬自督課遣入縣學為弟子員先母來未半載祖母即付以家事祖母性嚴厲鮮當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晚

年邁疾宛轉牀第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居終其身不倦中年得痰疾為先君置妾楊氏生一女愛之不異已出比先君病卒共處一室食則同几卧則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也自先君弃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於乎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為壽辱吾子為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唯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予乃銘曰

澱山之東度城之堧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堂有遺編磧磈之孫雲樹其連來嬪夫子亦婉其賢中途背捐疾疢纒綿獨閱春秋八十三年終從厥居何後何先白水瀰瀰緑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徳之阡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顧氏世為崑山人高祖諱大本贈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太子大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曽祖諱良

祖諱恂贈官皆同考諱鼎臣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孺人為國子生朱君諱端禧字子求之妻子求祖諱拭雲南道監察御史考諱綖贈禮部左侍郎正德中文康公在翰林子求應例陞國子與孺人偕入京居文康公館會有詔國子生年未二十者令家食及年以來公意不忍子求行卜之留不吉卜行又不吉公頗疑之竟遣行亡何子求卒于家初子求有一男子子蚤殤至是獨有一

女子子孺人撫孤事姑再更三年喪哀禮其至已而女子子又亡子求同母弟諱隆禧禮部左侍郎贈其考者也先是以其仲子世揚為孺人子女亡而世揚又稚乃携入京從文康公居時文康公已為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公尤憐之曰吾女女而不婦葢喜其嘗在側也公日向親用累遷遂入殿閣上遣中使至家恩賜稠疊公拜受必呼夫人與女至觀視嗟歎葢榮天子之賜且以慰藉寡女云夫人凝重有德孺人絶類其母常代夫

人居中饋家人罕見其言笑向夕屏居一室獨與所攜兒對燈火黯然淚下竟文康公世凡八年公薨隨喪還遂老于朱氏卒時年六十有七嘉靖四十年二月七日也子男即世揚初禮侍有長子後亡以世揚少育于嫂不忍奪其母子之愛卒定為其兄後男子孫一人鶴年女子孫三人以其年十有二月十七日祔子求之兆在縣城馬鞍山之陽裏拱字圩之先塋文康公及第三十年間家無死喪哭泣獨其女孫寡福蓋未能全也余嘗

論之以為孺人當艶陽桃李之時獨秉霜雪之操不媿稱宰相家女云銘曰

夫既弱喪又折其萌父耶母耶不救其傷其命也耶抱空依亡懐哺其嬰子耶孫耶世有宗祊其非命也耶是為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崑山人嫁同縣沈引仁為妻生子男三人友恭孝引仁亡二十三年矣恭亦已早死孺人年六十

有五生孫男女五人而後卒時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四
日是月二十日葬蔣涇之原合引仁之兆引仁之祖為
王安道家壻安道者故縣中名醫也縣比沈氏世傳其
術引仁少孤孺人已歸即當家時引仁醫未知名甚貧
窶內有以養其寡母而外不乏者孺人之力為多其後
引仁醫大行家稍裕矣而病渴日食斗米肉十斤如是
病者六年醫既廢贈謝絕無所得于是益困諸所須必
于孺人晝夜勤瘁事引仁愈謹引仁齒盡落不能食孺

人嘗哺之即欲食婦人所忌食者亦哺之無難色引仁卒竟撫二子至于有立二子能養矣孺人猶自勞苦不遺餘力引仁先有所貸負年久主者往往棄責或忘之孺人皆疏記次第以償比死棺斂之屬悉手自整其二子至無事可以盡其心惟悲哀而已初引仁與其兄不相能兄數苦之嘗夜使酒登屋大譟盡去其瓦其嫂即來謝曰兄狂乃爾今毀瓦吾為葺之其嫂固賢婦人而孺人又賢每事相為和解故引仁兄弟卒大懽也嗚呼

孺人之所能可謂人之所難者矣銘曰

嗟沈君藝惟醫有廢興命與時惟淑媛實相之閱百艱

勤若斯為女則視銘詩

唐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嘉定沈君煦之室唐孺人其先自晉陽徙上海

四世至右副都御史瑜其季子鎧生三女而兩女皆歸

沈氏其長歸監察御史灼君之從父兄而季即孺人也

君同產兄弟六人長兄刑科給事中炤致政家居奉母

持節率兄弟諸婦進拜堂下孺人于其中尤稱賢孝君卒業太學孺人從居金陵告歸久之君卒太夫人龔氏亦卒四月中再遭大故持喪有禮子兆方童幼保育勤至兆多疾每疾作孺人輒不食飲焚香膜拜以祈福祐敎令紹續前業復遣入太學倭奴涉内海孺人趣辦裝走入崑山不數日故居悉燬明年寇廹崑山遂避居金壇轉徙白下久之營卒為亂都人恇擾還居崑山然卒不能至江東也竟死崑山寓舍云江東者在海上渡吳

松江而東故士人以此為稱有魚鹽蒲葦之利沈氏世居于此數百年巨室兵燹為之一空孺人生貴為父母鍾愛入沈氏又富貴一旦失偶廢居四十年老又遇寇白首流播可悲痛也然自寇至多見鹵掠孺人獨有先識故不及于難臨死勑侍婢出所御服珥分賜旁侍者爽然不亂以嘉靖四十二年某月日卒年七十有八子男兆也女六人孫男一人先是嘉靖某年月日權厝君于周溪孺人從父江西按察司副使錦為銘于是兆作

周溪塋啟攢與孺人合窆焉實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某日君家世行事具唐誌中銘曰

吁嗟沈君不永其齡孺人耄矣所悲者生孰是長違而同斯壙予則成矣有以見君人世哀榮委之逝波惟有懿行載斯不磨

毛孺人墓誌銘

余晚而知學里中有周孺亨先生積德累行余師也葢其道行于家矣于是將葬其配毛孺人而手述其狀示

余請銘按孺人姓毛氏世居縣西南陳家墩曾祖諱昱祖諱忠父諱震字畏之舉辛未進士調新昌令到官未幾以疾引歸新昌有子而夭惟一女以許孺亨孺亨方齔齓往候也新昌執其手而訓誨之無何竟卒孺亨父南京刑部侍郎諱廣時以御史言事再貶于沅孺亨從居深山中三年而後歸始葬新昌而受室于毛氏之館孺人少從女師通古今大義性端重而慈孝事姑夏淑人甚有婦道處娣姒間油然無間言人以緩急告之雖

空乏必得所欲新昌為後之子于孺人為從父弟待之有加嘗自悼終鮮兄弟雖有踈屬無所不厚父有遺妾適人而所適者亦死孺人還之孺亨以彼已自汙意不謂然而孺人曰是燕人也以吾父故南來忍使之流落失所乎卒養之終身至于家之罷老不事事而餼者常十數人人有牾逆怡然受之或與孺亨相顧咨嗟曰是寧有此也終不復言孺亨舉進士試禮部不第還即相從觀書問古義了不以得失動其心方少年即為買妾

以廣繼嗣久之未效則增置者不一而拊之人人各得其所則又曰肖嗣之續否天也君宜知保養壽命之原孺人先得末疾及是孺亨會葬他所還而病㾗已不能言遂以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卒年五十有三夏淑人泣曰前二日新婦聞釀熟呼婢扶侍以往首斟以奉我詎意其至此也又曰婦能順吾志吾老矣望其事我今治其後事痛何可忍孺亨不事生産孺人主調張弛惟宜至是殆不能以家忽見其手書女教諸篇因憶平

日相警誡之語悲感益甚術者嘗謂孺亨子于相法當損妻孺亨先聘魏恭簡公女意自謂當之矣而竟不能免也初為毛氏置後而不振春秋祭祀主之孺人新昌有老母及嚴孺人與孺人所生母喪葬皆盡其誠焉嗣子一人曰邦楨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甲申葬于先公之兆在縣北尉遅村孺亨公之仲子名士淹嗚呼有道者之言余何敢殺其辭銘曰

周召毛原世皆數千新昌之禋有女以傳而復不延厥

德之周禄又不讐嗚呼生有賢哲以為述其奚尤

魏孺人墓誌銘

太常卿夏公㬥始事成祖文皇帝歴官四朝知名海内公長子承事郎諱鉞鉞子諱景濂景濂子諱承恩後更諱槃字思紹孺人其配也姓魏氏考諱璧妣姓趙氏宋楚王元儼之後夏氏自太常公時富貴雄于吳中其後寖弱矣而孺人兄諱校是為恭簡公官亦至太常卿為當世大儒兄諱庠仕南京光禄典簿家富貴幾與往時

夏氏埒孺人内外兩家興廢之間閉門獨處寂如也晚年兄與父母兄嫂相繼淪亡日忽忽不樂遂得疾以逝是歲嘉靖某年月日年若干將葬予表弟夏煥來請銘初予之祖母為夏公之孫承事之女承事没後外祖母張夫人依吾祖母以居喪殯皆在吾家祖母思紹之姑也故思紹與母許碩人尤往來親厚雖孺人亦數至吾家其後祖母謝世吾始娶于魏孺人吾妻之姑也不數年吾妻復夭歿自此吾與兩家漠然無所向回念吾祖

母之亡忽踰三紀吾妻少矣先孺人而亡亦幾二十年今而哭孺人安得而不哀也孺人生子男一人曰煥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某年月日從其夫祔于崑山城之東原太常公之兆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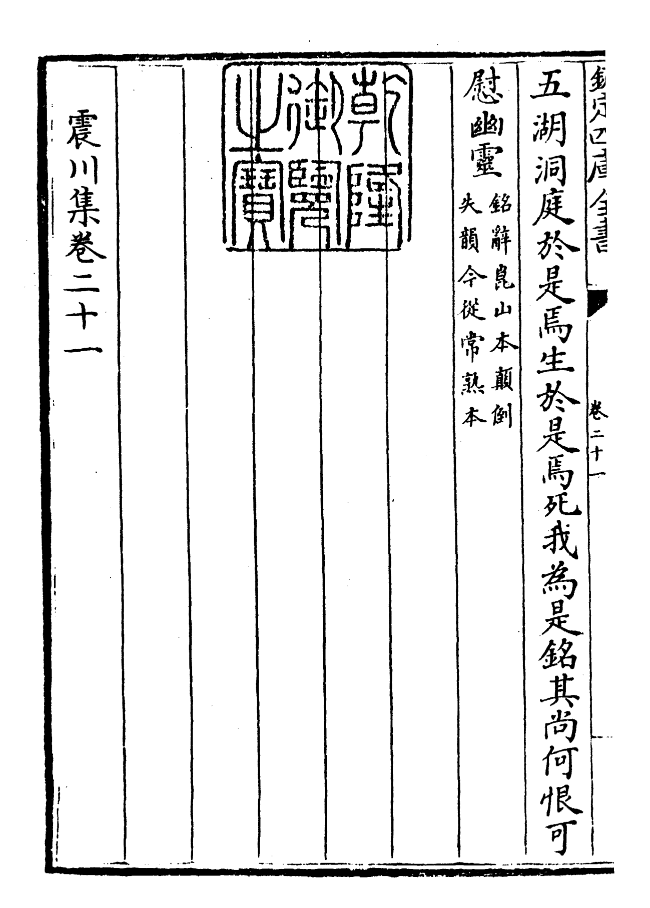
女耶婦耶兩太常家居太常里從太常墓後千百年其藏永固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

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即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懽即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為狂生然與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為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葢江海間以為狂生而不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然好為賈往往天下所

至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煢煢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呪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葉士貞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烟縷起裕思母黯然淚下裕每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為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生於是焉死我為是銘其尚何恨可慰幽靈銘辭崑山本顛倒失韻今從常熟本

震川集卷二十一